

“感觉”作为“认识的相对性”的视野

(法) 让-保尔·罗赛
张璐译、张新木校

引言：科学认识的局限

如今，人文科学已经很难让政治和经济的精英们承认其合法地位。科学研究的投入主要面向硬科学，似乎要让人们相信这么一种观念，即硬科学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举足轻重，也只有硬科学才能从总体上对真实进行理解和有效的改造。当然，要说科学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对于话语的整个合法性，而且由于其强大的地位，它要求在任何关于世界的真正客观观点中非它莫属，这似乎有点夸大其词。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，科学革命的模式，唤起与激发任何现代和进步社会的希望的模式，尚未认识到自己在精神科学的道路上要有所作为，它只是优先突出物质科学的道路。这是否想说，认识在今后只能这样设想，它仅仅建立在所谓的精确科学的客观性之上？继续从事一种人类主观性的科学毫无用处，而我们现在关于人类和社会的认识已经相当发达，足以高度优化人类社会，在世界全球化的巨大幻影中，可以将文化缩减到地方民俗的地步。

目前欧盟关于大学重新组合及重新定义大学教育的辩论便是证明。这些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，而且说到底，我们不仅要问，这些问题难道不正好暴露出科学话语本身的某种不安么？保尔·费耶拉本和布鲁诺·拉图尔的研究，还有伊莎贝尔·斯唐热¹的研究作了足够的证明，即在我们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中，科学无法回避制约它的相对性。即使有理论家认为，科学的模式化如今能让人们接近真理和实在，而且几乎不存在任何误差²，然而还存在一个不可知的门坎，这是无法回避的。我们不是看到过这种努力么？其目的旨在将研究的所有活力投入到硬科学开挖的矿层中，以便像西绪福斯那样，在到达认识顶峰的最后努力中，不惜忽视另外的方法。这些另样的方法并不抓住绝对客观的标准不放，并不依靠如此过分的人为标准。更有甚之，为什么看不到这个两难命题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呢？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家在某个时期曾经认为，科学将战胜一切人类局限而到达认识王国，正像孔德认为的那样，科学将一本万利地替代神学和哲学……

这种困难并不是最近才出现，它让我们想起在英国和十九世纪出现的历史性争论。这场争论汇集了当时享有盛誉的思想家，其论战的中心恰恰被称之为“认识的相对性”（The Relativity of Knowledge）。这场论战最终由英国的观念论流派作出决断。该流派利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（康德，还有而且尤其是黑格尔）去推动针对**绝对**的解决办法，即把**绝对**当作世界的惟一命题，当作真正认识的惟一场所。

纵观目前有关科学合理性的话语的形势，还有科学不能总是到达真正认识的情况，很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，即当时英国的观念论是否提出了特殊的道路？并且能够解释当今的争论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总体考察一下这个哲学流派，尤其是其成员之一布拉德雷，似乎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看看他们是怎样从黑格尔的前提出发，即真实是理性

¹ 见保尔·费耶拉本（Paul Feyerabend）《反对方法：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纲要》，巴黎，索伊出版社，“观点”丛书，1979年；伊莎贝尔·斯唐热（Isabelle Stengers）《现代科学的发明》，巴黎，尚-弗拉马里翁出版社，1995年；布鲁诺·拉图尔（Bruno Latour），《行动中的科学，科学社会学导论》，巴黎，发现出版社，2005年。

² 关于这一点，请参阅莫古尔-谢切特（Mioara Mugur-Schächter）的文章：“相对观念化的普通方法简论”，瑟里西研讨会（Colloque de Cerisy）论文集；“方法论的论据（关于埃德加·莫兰）”，巴黎，索伊出版社，1990年；“量子力学教程：走向形式认识论”，载《争鸣》杂志，巴黎，伽里玛出版社，第94期（1997年3-4月期）；还有“客观性、相对性、相对论”，载《纪念让-路易·勒莫瓦涅合集——系统性与复杂性之间，探索之路……》，巴黎，法国大学出版社，1999年。